

挑戰巨腿

文 / 楊青蓉

穿著南島國家特有、柔軟布料的沙龍裙，
踩著不均的步伐，肯納(Kannanyason A/L
Sababathy)臉上帶著陽光般明亮的微笑，出
現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大廳。若不是事先知
情，任誰也不知這陽光笑容下，竟是舉步維
艱的十五年，因那流膿化血的巨大象腿。

「截肢、鋸腿」是所有專業醫師的研判結
果，而花蓮慈濟醫療團隊將達成這不可能的
任務，把巨腿雕琢成苗條修長的細腿。

雖然家中有七個兄弟姊妹，但肯納從小到大就備受寵愛，他的個性開朗樂觀。出社會後在馬來西亞一家著名的日商公司工作，收入豐厚。肯納不喝酒、不抽煙、不賭博，生活習慣良好。肯納回憶道：「而且那時我有一個已經論及婚嫁的女朋友，一切是那麼的美好、幸福。」

從天堂墜入地獄

就在一九八九年，一場車禍臨到肯納面前。當地醫院立刻為肯納進行大腿骨折手術與韌帶修復，以固定架穩住右腿，傷口復原狀況良好。誰知出院後一次於廁所滑倒，竟造成之前傷處再度骨折，此次於大腿裡釘鋼板與鋼釘固定。誰知在鋼板與鋼釘拆除後，整隻右腳就開始腫大，並不時流膿水，發出臭味。

幸福的日子就這麼撞碎了，他的工作、健康、甚至未來的太太，彷彿從天堂一下子掉進了地獄。肯納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讓他必須承受這樣的痛苦，他開始變得自暴自棄，並且數度想自殺。是家人的淚水和媽媽的愛留住了他，並開始了求醫之路。

發腫的腿常因天氣變化而發炎，肯納也因此常常發燒。長期受腿痛折磨的他，拖著沈重的腳步四處求醫，得到的回答都是必須截肢。但肯納並不想失去

續發性淋巴水腫是因為淋巴腺阻塞而造成部分身體腫大。而引起淋巴管阻塞原因有許多種，如血絲蟲病、手術或放射線治療、惡性腫瘤等。

他的右腿，甚至遠去印度求醫，結果一樣令人失望。雖然每位醫生講的都不一樣，但是肯納從不放棄不截肢的決定；雖然媽媽一直跟他說截掉好了，肯納還是不願意。

去「華人」的慈善團體——慈濟看看

十五年的忍耐，因緣終於成熟，有一天一位朋友建議肯納去「慈濟」看看。「慈濟？慈濟是什麼？」經過朋友的解釋後，才知道慈濟是華人組成的佛教慈善團體。「不可能吧，華人怎麼可能幫助印度人？！」「去試試看就知道了」朋友說。

帶著滿腹疑問，肯納和媽媽在二〇〇三年九月找上馬來西亞巴生聯絡處，一進分會，志工看到他的腳一直流膿血，在佛堂地板上拖了一道長長的血痕，立刻帶他到隔壁的巴生義診中心清洗傷口。肯納一掀開傷口，護理人員驚覺他的腳腫得像象腿，而且發出濃濃的異味。肯納說，當時來了不只一位護士幫他擦藥，讓他覺得好感動，還記得當時媽媽肚子很餓，他們居然還端出熱騰騰的飯給媽媽吃。

此後巴生義診中心開始固定每週接送肯納，替他患藥。久而久之，只要踏入

義診中心，包括患者在內，每個人都舉起手與他打招呼，好像朋友一樣。在那裡，肯納不用再承受別人的異樣眼光。

就在二〇〇四年將要結束前，肯納接到馬六甲分會的電話，通知他到台灣就醫。聽到這消息，肯納雖然高興，卻也抱著平常心，並且告訴志工，如果屆時台灣醫生也說要截肢，那他就要立刻回國。

不截肢，怎麼做？

肯納「去台灣，就不截肢；要截肢，就不去台灣」的堅持，著實考驗著醫療團隊的智慧。此次的團隊包括整形外科、骨科、麻醉科、新陳代謝科、復健科、核子醫學科、影像醫學部、營養組、護理團隊、志工團隊。在肯納抵達前的第一次會議中，整形外科李俊達主任在簡報時表示，之前曾接觸過一些續發性淋巴水腫的個案，但像肯納這麼巨大的腫瘤還是第一次見到。

跨國個案醫療團隊的負責人張耀仁副院長說到，馬來西亞的醫師與台灣的專家經過審慎評估後，都說出「必須截肢」的醫療建議，但這與肯納的堅持相違背；為了完整保留肯納的右腿，醫療團隊翻遍文獻，發現肯納的右腿傷況不僅罕見且困難，卻也終於找到不截肢的可能性。經過多次的討論與評估後，醫療團隊決定接受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圖(上)為手術前李俊達主任為肯納丈量腿上腫瘤的尺寸。圖(下)為經過三次手術後，肯納右大、小腿腫瘤已完全去除，恢復修長樣貌。左大腿刮痕為植皮處。



將肯納接來台灣治療。

先算出右腿腫瘤到底多重？

第一次到台灣的肯納面帶笑容的說他很高興將要從十五年來的痛苦中解脫了。肯納雖然嘴裡這麼說，但是心裡卻想著，「或許這次又白跑一趟了。」然而一進入醫院便到佛陀問病圖前問訊的動作，又讓他心裡閃出了「這次一定會成功」的念頭。

巨大腫瘤的切除，對患者的血液循環、新陳代謝是否有影響，都必須事先掌握，才能確保手術成功。為了瞭解肯納的腫瘤到底有多大，骨科陳英和院長遂效仿「曹沖秤象」，請護理長找一個與肯納小腿一樣高，桶口寬闊的桶子，尺寸足以讓肯納的右腳整個放入，方法是以腿放入桶後溢出的水量來計算肯納左右腳的體積差異。就看陳院長一瓢瓢水耐心的算，左腳算完換右腳。估算出右腳比左腳重二十二公斤，等於一個五歲小孩的體重。

李主任表示，肯納的身高為一百七十八公分，手術前體重為一百三十五公斤，左大腿為六十一公分，右大腿為七十八公分，左小腿腿圍有四十五公分，而右小腿腿圍就有一百零五公分，足足比左

小腿粗兩倍還多。

原來是淋巴管阻塞，竟變成臃腫象腿

自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花蓮後，就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檢查，確定肯納右腿是因為車禍術後外傷或手術後所引發的淋巴管阻塞，所造成的續發性淋巴水腫。而核磁共振造影掃描(MRI)後，才了解腫如象腿是肇因於右腿淋巴管的完全阻塞，造成淋巴液從微血管滲出。李主任表示，像肯納這麼嚴重的續發性淋巴水腫患者，算是全世界少見的個案。

由於淋巴管完全阻塞，所以無法使用顯微淋巴手術將淋巴液引流到靜脈。而因肯納平時可以自行開車、自行走路，表示他右腿運動功能正常。最後，醫療



為了轉移注意力並緩和肯納動手術的緊張感，志工顏惠美準備了肯納和媽媽愛吃的咖哩飯招待他們，讓他們吃得很歡喜。

團隊的結論是採行將淋巴水腫的組織與皮膚完全切除，再進行皮膚移植的醫療程序。而肯納本身的糖尿病病史，讓醫療團隊決定手術必須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去除右小腿的巨大腫瘤，第二階段則將右大腿整型，並清除淋巴阻塞部分。

十小時的手術後，腿像棉花一樣輕

第一階段手術於十二月三十日執行，費時十個小時；因腫瘤內組織充滿了淋巴液，所以刀一劃下後，淋巴液與血液不斷噴流如柱，總共輸血近五千西西。切下的腫瘤多為脂肪與淋巴液，重達十二公斤，厚度為七公分，寬度為四十公分，圓週長為六十五公分。原本手術預估四個小時可結束，但因肯納的小腿又粗又硬，無法用止血繃帶來控制血流量，以致拉長手術進行時間。而右小腿上的補皮動作，三分之二皮膚從腫瘤上較良好的皮取下，其餘部分則從左大腿取下。腫瘤甚至也侵犯到腳指頭，張副院長表示，「原本專家意見表示需要截掉，但經過手術仔細處理後，成功地保留所有的腳指頭」。

手術結束，主刀的李俊達主任與麻醉科石明煌主任走出開刀房門，將手術成功的訊息告訴焦急等候的肯納媽媽。肯納媽媽一聽到這個好消息，興奮的緊抱住李主任，並且單腳屈膝，低頭親吻兩位醫師的手，用她的方式對他們致上最敬禮。



第一次手術過後，肯納帶著助行器練習步行，開心的說他的腳「像棉花一樣輕」！

因右腳需補皮的面積實在太大，所以有三分之二是從腫瘤上較好的皮膚取下補上，但因之前腫瘤本身有傷口並化膿，潛藏很多細菌，雖然經過仔細的消毒，在手術後，傷口還是被感染了，肯納也因此斷斷續續發燒了幾天。

燒退後，肯納下床一走路，馬上咧開嘴高興的說，「我的腳好輕，像棉花一樣輕，好像可以飛起來了。」

待肯納狀況穩定、不再發燒了，第二次手術於一月二十日舉行，主要切除大腿部分淋巴組織，並處理小腿感染部分，歷時五個小時，未輸血，切除的淋巴組織約一公斤。而最後一次手術於二月十七日進行，主要將右腿增生的凹凹



肯納於出院離台前夕，終於換上十幾年沒穿過的長褲，與母親、志工、醫護團隊同赴精舍與上人告別，道感恩。

他的右小腿腿圍從入院時的一百〇五公分，縮減至出院時的四十五公分，肯納表示，非常感恩慈濟醫院解除他十五年來的困擾，並給了他新的生命，而媽媽雖然也站起來致詞，但早已泣不成聲。

「肯納這次來台手術，打破了兩個不可能」，張耀仁副院長與有榮焉地分享，「第一個是『華人不可能幫助印度人』，第二個不可能是『不截肢』。很高興慈院團隊在全球慈濟人的祝福下順利地完成任務。」

關於出院後的傷口照護，李主任叮囑著肯納，雖然右腳傷口復原良好，但是新植上的皮膚還非常的脆弱，在半年內還是會有一些皮屑掉落，盡量避免刮傷、擦傷的機會。真的不小心受傷了，記得趕快到馬來西亞巴生義診中心尋求協助。

一個在醫療上應屬簡單的骨折手術，出人意料地讓肯納右腿變成發臭留膿的象腿；十五年的折磨，相映出肯納十五年的堅強與堅持。花蓮慈濟醫療團隊用三個月時間讓肯納的堅持兌現，雙腿輕盈；慈濟人的接力醫療，從馬來西亞到台灣，再回到馬來西亞，醫療團隊只是克盡本分，肯納卻如同得到重生。

凸凸肌肉削平，並各從左右大腿取下總面積一千兩百一十平方公分的皮膚補上，之後新的皮膚生長狀況良好。

終於穿得下長褲了

經過了三次手術與前後三個月的調養，在出院歡送會上，肯納終於可以穿上睽違十五年的長褲，肯納用生硬的中文說「感恩上人、感恩醫生、感恩護士、感恩志工，給我一隻全新的腳。」

淋巴管阻塞的治療方式有三：

- (1) 個案如屬中、輕度，則利用顯微手術接通斷裂及阻塞的淋巴管。
- (2) 將所有淋巴水腫的組織及皮膚完全切除然後再移植皮膚。
- (3) 個案膝關節或踝關節已僵硬、功能不良，則需考慮截肢手術。



肯納人生的轉折

跨海綿延的愛

文 / 楊青蓉



肯納在十六歲時常常夢到印度教西瓦神(Nama Sivaya)，但那時他生活美好，所以不以爲意，但在他車禍後數度想自殺時，又夢見了西瓦神，西瓦神跟他說：「When the time come, I will let you know what you need to do(當時間到了，我會讓你知道該怎麼做)。」他躺

在床上靜靜思考，才頓悟原來自己身上的病痛是西瓦神的旨意，要他認識人間疾苦，要他幫助別人，他以前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從現在才開始，肯納決定要當一名印度教傳教士。

遇上神的使者：慈濟人

「當我看見慈濟人的時候，我相信他們是神派來幫我的使者。」當他遇見慈濟人時，正是肯納經濟最拮据的時候，他和媽媽於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次到馬來西亞巴生義診中心，那天在場的每個人各掏出兩百馬幣給他急用；且在經過評量後，馬國慈濟人決定自十月起每月補助肯納馬幣兩百元及生活費。同時每週固定派車接肯納至義診中心擦藥。

肯納印象深刻的記得在巴生義診中心發生的一件事，「有次到義診中心，一位護士要幫我換藥時，她將抱在懷裡的兒子交到其他志工手上，結果孩子哭個不停，我叫護士先去安撫孩子，護士卻堅持先將我的傷口清理乾淨再去抱孩子，我那時看到慈濟人的大愛，讓我好感動，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無法做到像她那樣，包括我在內，這件事一直鮮明的印在我腦海裡，永遠無法忘記。」

二〇〇四年三月，肯納申請到社會保險，每月獲得馬幣三百元的資助，一直都非常感恩慈濟不間斷的陪伴關懷他，主動要求慈濟停止生活補助。他還日存馬幣二十五仙(一馬幣等於一百仙)在小撲滿，肯納說，傳說二十五仙代表一種

祝福，他希望把祝福獻給慈濟，幫助更多苦難人。

護理團隊努力學習馬來文 要讓肯納不陌生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顏惠美師姊帶領下，一群人浩浩蕩蕩的往機場出發，在交通車上，整形外科護理長陳玉娟拿著馬來語的學習書拼命複習，在多次東南亞個案就醫的調教下，我們的護理長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和藹的照護外，還學會各國語言與這些外籍病患溝通呢。

還記得，肯納抵達的第二天，肯納開始接受一連串的檢查，因為需記錄肯納的檢查狀況，所以我們一接到護理長的通知時，趕忙前往肯納的病房。一進病房，我就聞到一股味道不是很重，但是令人作嘔的惡臭，令我遲遲不敢靠得太近。只見李俊達主任與住院醫師、護理長和護士沒有戴口罩的幫肯納擦藥、包紮，而李主任還用鼻子聞肯納的腳，看看惡臭從哪裡出來；看著這些醫護人員的神態自若與敬業，我心裡油然而生起一股敬意。

志工安排家鄉菜，轉移手術緊張

社服室志工顏惠美說，肯納是住在馬來西亞的印度人，英文雖可以交談，但卻不是很靈光，就像她的英文一樣，雖然不是很靈光，但是透過單字、眼神、動作，就可以感覺肯納需要什麼、她可以幫忙做些什麼。經過種種的檢查，得

知不用截肢，肯納緊繃的心終於放下，但接踵而來的開刀準備，讓肯納再度緊張起來。

顏惠美爲了安撫肯納的情緒，遂詢問他喜歡吃什麼，肯納回答咖哩飯，顏惠美一心想轉移肯納的注意力，滿足他的慾望，遂著手準備煮咖哩的材料，讓肯納與媽媽吃得非常歡喜。結果隔天，新陳代謝科吳篤安主任非常慎重的告訴顏師姊，咖哩飯的糖份與熱量很高，而肯納有糖尿病，目前正在控制血糖，所以不宜食用。顏師姊才恍然大悟，告訴吳主任她一定會配合醫師的指示。

過去腳上帶著大腫瘤時，肯納還是時常開車外出，這次的住院，可把肯納與媽媽悶壞了。所以一旦可下床走路後，肯納央求顏師姊帶他出去透氣，顏師姊遂帶他去七星潭，除了讓他透氣外，還觀察肯納可以走多遠，結果發現肯納的運動神經恢復得還不錯。

住院三個多月，因為飲食口味的不適應，讓肯納的體重直直落至一百零三公斤，但卻看起來更有精神，肯納很高興的說，要努力保持目前的身材，等回國後，也要多運動。但在肯納得知自己即將出院時，心情大好，食慾大增，體重也增加至一百零五公斤。

志工心，媽媽心

而在肯納的出院歡送會上，顏惠美也拿出一雙涼鞋，並說因爲這雙涼鞋的鞋帶太短，會摩擦肯納的傷口，遂找遍花蓮各大鞋店，實在找不到肯納的尺寸，

有一天，兩位波多黎各裔美國慈濟人醫會的成員來探訪，肯納很好奇又驚訝，他們不會說中文怎麼作志工。其中一位回答，「只要你帶著笑容，病人就會感受你的關懷，不然你也可以在你的國家當志工啊。」這樣的經驗更促進肯納做志工的心念。



所以只好請精舍師父用柔軟的布將鞋帶加長，不僅穿著舒適，也可保護肯納的右腳。

顏惠美說，志工對待國外或國內的病患都一樣，沒有分別心，但異鄉遊子心情的落寞與徬徨無助的感覺，我們都可以體會，國內的病患因為語言相通，瞭解有什麼困難，隨時都可以找志工，因異鄉遊子感覺到在國外還有人關心他，就會覺得志工像媽媽一樣，這就是醫療團隊志工作伴，讓病人有溫馨的感覺。

在離開醫院前，媽媽忍不住哭了出來，離情依依，肯納則說，慈濟人非常幸運，因為有上人帶領大家修行，而對於上人的感覺實在無法表達，因為太深刻、太感動了，讓他每次見到上人時都忍不住落淚。

慈濟人的跨國之愛，醫療團隊的努力與志工的陪伴，不僅重塑肯納的生命，並啟發他的感恩心，肯納下決心，回到馬來西亞後就要加入志工的行列，希望年底時也會有機會回到花蓮當志工。🌸